

以觀滄海

——启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文物出版社 编



文物出版社

以觀滄海

—
启功百年诞辰纪念文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木 槿

版式设计：王 超

责任编辑：孙 霞

责任印制：张道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观沧海：启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 文物出版社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010-3484-0

I. ①以… II. ①文… III. ①启功(1912~2005)—纪念
文集 IV. ①K825.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4823号

以观沧海

——启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文物出版社 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河北华艺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制版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mm 1/16 印张：26.5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3484-0 定价：58.00元

前 言

2012年7月26日是启功先生诞生100周年纪念日,6月30日是启功先生逝世7周年纪念日。启功先生是100年来对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之一,其高尚的道德操守和广博的学养智慧以及深具亲和力的品格,独具标格、风靡海内外的书画造诣,独具只眼、眼力与学力高度结合的鉴定功力,文学、文献学、诗学、小学、佛学、民俗学、红学无所不包、无所不精的学术研究,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完美结合的诗文创作,“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教育理念和从教七十余年的教育实践,都使他在近百年的中国艺术史、学术史、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地位。他的人格魅力和学艺成就不但使他在生前赢得了广大爱好者的钦慕,就是在逝世后的七年间仍然得到不断的追思。而钦慕追思者不但有与启功先生接触较多的亲朋好友和弟子学生,更有众多的仅有一两面之交,甚至是从未谋面而仅有耳闻的私淑者、爱好者。如最近一些亲朋学生在商讨如何纪念启先生百年诞辰时,举行了六七次长时间的座谈会,而每次座谈会都自发地变成了追思会,大家追思起启先生卓越的道德文章和隽永的趣闻逸事,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和道不尽的情。我们也常会遇到各行各业的人还在谈起启先生,书画鉴定界的朋友遇到难题常感慨“再也无法一求启老的法眼了”。学术界的朋友遇到稀奇古怪的问题常感慨“要是启先生还在或许能知道”。学生们遇到人生的困惑常自问:“要是启先生该怎么想?”而书画市场上启先生作品价格的长期坚挺更从一个侧面直观地说明了启先生的艺术价值。总之,启先生生前贡献社会的不是虚名和浮华,而

是宝贵的精神财富；逝世后留给人们的没有绯闻谣传和财产纠葛，而是无尽的追忆哀思。我们应该珍惜并留住这些美好的记忆。《诗经·甘棠》有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就像人们珍爱召伯的甘棠那样，我们应该让“启功现象”长久地发扬光大，让他的精神和成就长期地泽被后人。

为此，在启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将举行一系列的活动，其意义不仅在于对他本人的纪念与追思，更是对敬老崇文传统的发扬，更能体现后人对前贤的尊重，对文化、艺术、学术的传承。出版这册纪念文集即是这一系列活动之一。征稿后我们得到启先生亲友学生的大力支持，现将这些文章大致分为“学术论文”和“纪念文章”两大类，以求从方方面面与广大读者进行广泛的交流。为此我们要特别感谢文物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感谢为此书的出版做出贡献的人们。因时间关系，还有很多稿件尚未征集上来，随着各种纪念会、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我们还会继续编辑。我们相信启功是永远的启功，是大家的启功，对他的研究也将是大家永久的课题。

昔人有诗云：“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就让我们把每次研究、回忆、怀念都当做一次“东临碣石”的过程，并通过这一过程达到“以观沧海”——进一步发现、探索启先生海一般的文化宝藏的目的吧。

目 录

前 言	1
-----------	---

学术论文

傅熹年:学术研究与艺术鉴赏的完美结合	3
——学习启功先生艺术史及书画鉴定论著的体会	
刘宗汉:平生风义师兼友	12
——启元白先生书法识小谈	
王得后:启功:满族当代卓越的思想家	18
赵仁珪:读启功先生《落花》四首等诗	26
——兼谈中国古典诗词的寄托	
程大利:尊重传统与自觉担当	40
——略论启功先生对传统山水画的文脉传承	
于天池:润物细无声	45
——谈启功先生对于《红楼梦》研究的贡献	
雷振芳:启功先生绘画浅读	62
——纪念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王连起:漫谈启功先生的古书画碑帖鉴定	68
李 星:试论启功先师的论书诗	83
于翠玲:一赌而成绝唱	88
——启功先生《赌赢歌》的境界	
金 铢:妙笔拈来皆锦绣	93
——启功先生随手写的书法小品	
张廷银:元白夫子收藏八股制义古籍述论	98
钟建仁:黄金分割律在书法中的应用	115
刘 宁:启功先生和古文献学	117
王照宇:启功先生的古书画鉴定	126
石 英:禅通画谛高	144
——论佛教对启功绘画的影响	
柯继红:诗文声律源流暨启功“竹竿律”平议	152
——谨以此文纪念启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薛 磊:启功先生谈文化与美术史	170
李 鹏:“皮薄”与“皮厚”	177
——启功先生诗学观之一隅	
于 乐:二王的用笔 欧柳的结体	186
——管窥启功先生书法的根源	

纪念文章

刘乃中:我家和启先生	201
来新夏:七十年师生琐碎情	208
——纪念启功老师百年寿诞	

白化文:追忆陪侍启先生	213
郭志刚:启功先生二三事	216
庄寿仓:点点滴滴忆启老	219
侯 刚:文章翰墨 师友平生	233

——从几件史料看启功先生与台静农先生的友谊

屠式璠:令孤本化身千亿	237
董 琨:回忆作为语言文字学家的启功先生	243
钟少华:我追随启功先生学习“猪跑学”	254
李道英:三张便笺见精神	261
万光治:北师大校训的践行者启功先生	265
柴剑虹:此时无声胜有声	272

——读启功先生“文革”初期日记感言

熊国桢:有限的交往 无尽的思念	281
-----------------------	-----

——深切怀念启功先生

陈文岩:怀启老	288
林 岫:启功没有走远	291
于天池 李 书:一日心期千劫在	298

——李长之与启功

崔枢华:启功在一连二排	309
邹春风:深切缅怀恩师启功先生	316
张传亨:启功先生的愤怒	324
陈福桢:赏不朽书作 忆长馨师德	326

——谨以此文献给启功先生的在天之灵

李振生:难忘启功先生	330
------------------	-----

陆 昕:心香	335
黎烈南:启功先生为我题字	338
——纪念启功先生百年诞辰	
章景怀:我心中的启先生	340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典范	
李兆志:两世情缘 一生恩师	343
单嘉筠:小忆与启老二三事	345
李洪海:忆恩师启元白先生	349
江 晚:一张照片想起两个人	358
吴振武:从一些小事看启功先生的豁达与尊老	362
荣 钢:高山景行话元白先生	365
张廷银:深怀歉疚忆先生	371
朱玉麒:春风侍坐永相忆	377
——启功先生百年诞辰追思	
王 庆:长忆启功先生	398
杨敏如:永遇乐 想念启元白老友	404
赵仁珪:扫先师墓有感二首	405
林邦钧:值恩师百岁冥寿,为编遗著有感	406
林 岫:诗词五首	407
金文正:怀念启功老师	409
潘 玲:和启功先生论词绝句十八首	410

—
学
术
论
文

学术研究与艺术鉴赏的完美结合

——学习启功先生艺术史及书画鉴定论著的体会

□ 傅熹年

2012年7月26日是启功先生百岁冥诞,岁月如流,他离开我们也已有七年了。这七年来,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导仍时时浮现在眼前,愈感到先生学术之渊深广博,对人之坦诚热情,对后学之循循善诱,实令人永世难忘。我长期得到先生的多方面教诲,虽然说“夫子之道,仰之弥高”,但作为先生的私淑弟子,也略窥门墙,更加体认到他在我国传统文化史、艺术史方面取得的多方面重大学术成就。

启功先生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精于鉴定古代法书绘画和碑帖,世人都以大鉴定家目之,但详读先生有关撰述,其学术之渊深、涉猎之广博、鉴定之精审,特别是研究之旨趣、目标,实远非一个“鉴定家”的称号所能概括的。

“书画鉴定”一般人认为是判定真伪问题,但如从学术角度而言,实是审查书法史、绘画史的素材,去伪存真,解决书法史、绘画史的史料问题,只有在确切而具典型性的素材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形成正确的艺术史观,也只有在正确的艺术发展观点的指导下,才能准确判断素材之真伪及其历史、艺术价值,二者互为补充、互相促进,最终目的是解决艺术发展史问题。若从实用角度讲,判定真伪主要是为公私收藏服务,这就比较简单了。有志者只要勤于过目,体认各家的笔墨特点、习惯手法、印章暗记,再多读历代著录,了解作家生平和名作流传情况,积以岁时,熟能生巧,也可成为一般的鉴定家,如专攻某些近现代名家之鉴定,则更易做到。但遇到艺术史上的重大问题或需对有疑义的重要作品作分析研究时,因多涉及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一般鉴定家往往就不易措手了。由此可知,同是“书画鉴定”,从学

术研究角度或从实用角度出发,在性质、深度和水平上是大不相同的。启功先生在古文字学、经学、史学、古典文学、哲学、宗教诸方面均有深入研究,且熟谙典章制度、礼仪民俗、戏曲小说,本人既是书法、绘画大师,又熟读历代书画著录,有极高的艺术素养和敏锐的鉴赏眼光,故能在学术研究与艺术鉴赏结合的基础上,从整理、充实中国书法、绘画发展史的高度,有目的地去考订若干古代书法史、绘画史上的重要实物和关键性的历史公案,取得高出侪辈的卓越成就。

启功先生在所撰《山水画南北宗说辨》中就开宗明义指出:“我们绘画发展的历史,现在还只是一堆材料,在没有得到科学的整理以前,由于史料真伪混杂和历代批评家观点不同的议论影响,使得若干史实失掉了它的真象。为了我们的绘画史备妥科学性的材料基础,那么对于若干具体问题的分析和批判,对于伪史料的廓清,我想都是首先不可少的步骤。”数十年来,他的大量研究工作和撰述,如《古代字体论稿》《兰亭帖考》《论怀素自叙帖》《孙过庭书谱考》《平复帖说并释文》《山水画南北宗说辨》《戾家考》等,都是围绕着为书法史、绘画史“备妥科学性的材料基础”和对“伪史料的廓清”这一总的目标而进行的,所研究都是这些领域中的重大问题和著名的历史公案。但他举证充分,说理明晰,故虽考证极其精密,但不失大的宗旨。启功先生在研究古代文物和艺术品的同时,也注意利用其中所含的资料来考经、考史。在《米芾画》一文中,因郭天锡所跋的日月干支与史不合,而郭跋又为真迹无疑,因而推知当时所颁之历即如此,并引申说:“世习称金石足以考史证史,自近代发现古简牍及写本以来,又知出土文物足以考史证史,不知世所视为美术古董之法书墨迹,固为未摹刻之金石,未入土之文物也,又岂独书法可赏已哉!”^①这又是先生学术与艺术贯通,能取得他人所不能得的成果之例。下面谨就个人管窥蠡测所领会者试略言之。

《古代字体论稿》是先生通过对字形和书风两方面去研究古代字体发展的专著。这问题历代都有人进行研究,但或因学识不足,对丰富而多有歧说的文献记载未能理清;或限于目力和见识,不能把所论字体与实例准确对位,甚至受流传谬说误导,引用伪迹、伪物,大都未能很好地解决。启功先生既对古代文字学有深入的研究,又极熟悉历代文字实物并重视考古方面的新发展,以文献记载和实

物互证,从文字发展由繁趋简、由象形至符号的变化规律出发,对史籍所载各种字体、书体逐一考证,举出其实例,并理清诸字体、书体间的继承递进关系和主流与分支的关系,以及正体与艺术化变体的关系,条分缕析,极有说服力地阐明了历史上存在的各种字体、书体的特点和发展演变关系,解决了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问题。这里关键之处是启先生既有深厚的学识,又有对实物的鉴别洞察目力,他把二者结合起来,遂能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

《兰亭帖考》是启功先生在书法史研究上又一力作。《兰亭帖》是王羲之书法中的代表作,对后世影响极大。其原本久已殉葬唐太宗昭陵,传世只有唐宋时的少量摹本、临本,如把历代大量石刻本包括在内,则不下百种。关于《兰亭帖》原本的流传和进入唐内府的经过,唐代就有种种说法,甚至演为小说。对流传下来的摹本、临本和石刻本因其面貌不无小异,孰更近真,也有种种歧说,成为书法史上聚讼多年的公案。启功先生的《兰亭帖考》分三部分加以研究。第一部分归纳文献中对《兰亭帖》本身及摹本、临本、石刻本的记载和评论,最后概括说《兰亭帖》:“唐初,……有许多书手进行拓摹临写。后来真迹殉葬昭陵,世间只流传摹、临之本。北宋时发现一个石刻本在定武军地方,摹刻较当时所见的其他刻本为精,就被当时的文人所宝惜,而唐代临摹之本,也和定武石刻本并行于世,……定武本……屡经槌拓……,笔锋渐秃,字形也近于板重,而摹临的墨迹本,……字形较定武石刻近于流动,后人揣度,便以定武石刻为欧临,其他为褚临。《兰亭》的情况,如此而已。”^②这就扼要地理清了现存诸本的脉络关系。第二部分辨李文田对兰亭序文及书风之怀疑,指出《世说》本文称《兰亭集序》,而刘注称《临河序》,二者异名,且有草稿与节文之异,不能因其不同而怀疑《兰亭帖》文本身。又指出简札碑刻功用不同,书体即异,并引出土简牍中行书体格与《兰亭帖》一路有极相近者为例,说明决不能以其不似晋碑书体而致疑,并着重点明“王羲之所以独出作祖的缘故,……简单地说,即是在当时书法中革新美化,有开创之功而已”^③,从书法发展趋势上指出王氏书法和《兰亭帖》的价值。第三部分把现存之唐摹本、唐宋临本、定武本石刻、历代传刻本、伪造本按系统逐一归类,化繁为简,并重点就定武本、唐临本、唐摹本三类详加论述。指出定武本调整行距加栏,已非原本面

貌,并以其艺术卓识指出传世唐摹本中只有神龙本行距前松后紧,中有浓淡墨改定加字之处具有草稿特点,保存《兰亭帖》原本面貌最完整。此文对《兰亭帖》的流传经过和现存实物做了周密的分析和历史性总结,是研究《兰亭序》的重要成果。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康生、陈伯达为后台,重拾李文田旧说,发动“兰亭论辩”时,曾指名要先生表态。在当时的严重气氛下,自无人能与之相抗,但先生在被迫所撰文中仍说:“我体会××同志所谈,是说东晋时期书法必定带有隶书笔意。又说《丧乱帖》和《宝子》、《杨阳》等碑有一脉相通之处,使我的理解活泼多了。”实际上《丧乱帖》倒是和《兰亭帖》一脉相通而与爨、杨诸碑迥异,故如对方承认《丧乱帖》和《爨宝子碑》一脉相通,即“有隶书笔意”,则对兰亭书风的致疑也就不能成立了。先生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利用对方持论矛盾之处,委婉地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当时这二位后台正忙于筹划更大的动作,无暇挑剔,先生也就“过关”了。

《旧题唐张旭草书四帖辨》考证了此帖的真实年代,是启功先生学识与目力结合、鉴定水平高出侪辈的又一例证。传世有一件狂草书古诗卷,写在五色笺纸上,宋人题为谢灵运书,载入《宣和画谱》,到明代董其昌又改题为唐张旭书。清代收入乾隆内府后,又因袭董氏旧题。现代又被人大力揄扬,言之凿凿,号为张旭传世名迹。但启功先生不为所动,从书风和诗句的改异上判断它应为北宋人所书。为举出显证以解世人之惑,他撰写了《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一文进行考证。启功先生首先指出,在宋代,宋人是利用诗中“谢灵运王子晋赞”一句恰在二纸相接处,而“王”字又适在前纸之末的情况,改“王”字为“书”字,而移下纸于他处,以冒充谢灵运书的情况,并介绍明人丰坊已经查出卷中所书有晚于谢灵运八十余年的庾信诗因而判定必非谢灵运书和明董其昌又武断地判定其为唐张旭书的经过。通过对帖中文字逐句逐字进行研究,先生发现诗中“北阙临丹水”一句庾信原诗为“北阙临玄水”。按五行方色,北方癸水也确应为黑色,亦即“玄”色,说“临丹水”是不通的,故先生据此判定帖文中是有意改“玄”为“丹”。先生又进一步据《宋朝事实》指出“玄”字为赵宋始祖“赵玄朗”名讳之一,而宋真宗追定其祖名为“玄朗”且下令避讳之事在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即1012年。这

就据避讳“玄”字的时代极有说服力地证明此帖既非谢灵运书,也非张旭书,而应出于北宋人之手,其时代上限为大中祥符五年(1012)以后。这就证明此帖实是北宋佚名人的草书佳作,先后被宋人、明人强加以谢灵运、张旭之伪名,变真迹为伪物。故先生在文中感慨地指出“法书名画,既具有史料价值,更具有艺术价值。由于受人喜爱,可供玩赏,被列入‘古玩’项目,又成了‘可居’的奇货。……上自帝王,下至商贾,为它都曾巧取豪夺,弄虚作假”^④。又说“‘好事家’的收藏目的,并不是为科学研究,而是要标奇炫富。尤其贵远贱近,宁可要古而伪,不肯要近而真”,言婉而讽地规劝当代鉴定家们要为人民负责,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要学那些“宁可要古而伪,不肯要近而真”的古代帝王和“好事家”。

《〈平复帖〉说并释文》一篇是启功先生研究传世最古法书西晋陆机书《平复帖》的论文。文中首先理清此帖在宋元以来的流传历史,判定其为北宋以来流传有绪的名迹,也是传世最古的法书真迹,但最重要的还是对帖文的考释。此帖共九行八十六字,用秃笔写成,与今草不类,而略近于近年出土的汉晋简牍,其字历代著录均认为“古奥难以尽识”。先生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即据印本作初步释文,后又据真迹订正,形成定稿。释文之难度在于除逐字辨识外,又因帖纸首尾完整,未经割截,所释必须文义可通且与史传相合。先生详考史传、陆机本集、总集,旁及传世魏晋典籍,除完整之字外,连残损的五字中也有三字据文义及史传推释出。然后又对帖中提及的贺循、吴子杨、夏伯荣三人与陆机的交游略加叙述,还对帖中透露出的当时品藻人物的风气和分寸作了评述。全篇论文仅三千字,却从短短八十六字帖文中钩稽出如此多史料,极有说服力地解决了古法帖中的一个著名难题,并从帖文内容上也证明此帖确出于陆机之手。这是只有靠多方面的学识与高度的鉴赏能力相结合才能做到的。

启功先生在释文方面又一重要的成果是为黄庭坚《诸上座帖》作释文。此帖用狂草写成,纵横恣肆、墨渾淋漓,往往逸出法度之外,所书又为禅僧语录,用词生僻诡异,机锋迭出,历来号为难读。先生熟悉佛学,多读禅僧语录,又对全体草书及其变体深有研究,故能举重若轻,全文释出,了无滞碍,解决一个传统难题,极为同行、同道钦服。此项工作先生未撰专文,其释文附于《故宫博物院藏历代

法书选》所影印的此帖之后,读后可以了解先生在这方面的渊博学识。

发现武则天发愿写经残片《武则天所造经》是启功先生深厚文化史与艺术史结合取得成就的又一例证。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先生在文物局设立的文物研究所看到一批新入藏的敦煌写经残片,虽都是片玉碎金,但有些书法颇精,有的具有时代特点,引起他的注意,遂择优索取了几张照片,留作研究资料。启老对其中一张书法秀美潇洒、毫无经生书的残片最为欣赏。在欣赏书法之余,又详读其文字,发现它是一篇为其亡母祈福的写经发愿文残段,而最令人惊诧的是竟然发愿要写《妙法莲华经》三千部。《妙法莲华经》每部七卷,三千部即二万一千卷,实是一件极浩大的工程,断非寻常人家所能做到。先生又注意到卷中发愿人称其母为“太原王妃”。而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记载,咸亨元年(670)年九月甲申,武则天母杨氏卒。九月壬子,加赠司徒周忠孝公武士彟为太尉、太原王,夫人为王妃。可知此残片上所书“太原王妃”为武士彟之妻,亦即武则天之母,其卒在咸亨元年。则此发愿写经残片应即书于此年。但武士彟子女都可称杨氏为“先妣”,为此,先生又详查《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发现至乾封元年(666),武则天的兄弟姊妹都已死去(大部分是被武则天迫害死的),至咸亨元年(670)杨氏卒时,有资格称其为“先妣”的只有武则天一人,这就有力地证明这件写经残片的发愿人是武则天,是武则天命人写的。因当时武则天尚是皇后,其“制字”是她称帝后于天授元年(690)十一月发布的,故所写仍是通用书体。^⑤

上世纪初敦煌出土了大量写经,其中少量写有纪年、发愿者及书手姓名,但能证明是武则天发愿所写的,迄今所知只此一件,当是发愿所写三千卷中一卷的残片,其书法也秀美潇洒,毫无经生书的习气,极为难得,具有较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此残片的发现也是启功先生敏锐的艺术审美水平和深厚的学术功力相结合取得成就的例证之一。

《山水画南北宗说辨》是启功先生在绘画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董其昌在明末书画界有重名,对清以后书画发展也颇有影响。除书画风格外,他在绘画发展上提出“南北宗”的说法,武断地把他赞成与排斥的画派和画家划分成“南宗”和“北宗”,分类排队,加以褒贬,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但董氏创此说是出于以